

英汉语“悲伤”情感概念隐喻对比分析

陈思言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 沈阳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0日

摘要

本文在概念隐喻理论(CMT)框架下, 对英汉两种语言中“悲伤”情感概念隐喻进行系统性对比分析。研究以英美文学经典文本、流行歌词、新闻语料及英国国家语料库(BNC)为英语语料来源, 以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及主流媒体书面语料为汉语语料来源, 在定性分析框架内展开讨论。研究发现, 英汉两种语言共享四类核心悲伤隐喻, 即“悲伤是向下”、“悲伤是重物”、“悲伤是黑暗”以及“悲伤是心脏疼痛”, 其普遍性根植于人类共通的具身体验; 与此同时, 两种语言亦各具文化个性: 英语发展出“悲伤是蓝色”、“悲伤是鬼神”、“悲伤是折磨者”等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隐喻, 汉语则形成了“悲伤是秋天景象”、“悲伤是丝线”、“悲伤是内脏受损”等极具民族文化特征的隐喻。本文进一步从文化传统与经济模式两个维度对上述差异的成因加以探讨, 指出英汉悲伤隐喻的个性差异分别源于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积淀与物质生产经验。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英汉情感隐喻的认知理解, 并为跨文化情感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

概念隐喻, 情感隐喻, 悲伤, 英汉对比, 认知语言学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of “Sadnes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Siyan Chen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Received: May 8, 2026; accepted: June 1, 2026; published: June 10, 2026

Abstract

Drawing on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 this paper presents a systematic comparative

文章引用: 陈思言. 英汉语“悲伤”情感概念隐喻对比分析[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6): 402-411.

DOI: 10.12677/ml.2026.146538

analysis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of “sadnes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English corpus is drawn from canonical literary texts, popular song lyrics, news media, and the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 while the Chinese corpus comprises classical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ks, and mainstream print media. After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are identified and categorized, the analysis proceeds within a qualitative framework. The study identifies four conceptual metaphors shared by both languages—SADNESS IS DOWN, SADNESS IS A BURDEN, SADNESS IS DARKNESS, and SADNESS IS PAIN OF THE HEART—whose cross-linguistic universality is grounded in common embodied ex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 each language exhibits culturally distinctive metaphorical patterns: English has developed SADNESS IS BLUE, SADNESS IS A SUPERNATURAL BEING, and SADNESS IS A TORMENTOR, while Chinese has produced SADNESS IS AUTUMN SCENERY, SADNESS IS SILK THREAD, and SADNESS IS DAMAGE TO INTERNAL ORGANS. The paper further examines the causes of these differences from two dimensions, cultural tradition and economic mode of production, arguing that the distinctive metaphorical patterns in each language are shaped by their respective historical-cultural legacies and material life experiences. Th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al metaphor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offer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cross-cultural emotion re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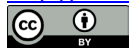
Keywords

Conceptual Metaphor, Emotional Metaphor, Sadness, English-Chinese Comparis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悲伤作为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情感之一，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人类的日常生活之中，贯穿人类生命的始终。悲伤作为一种内在的抽象情感状态，其本身是难以进行描述的。为了能够理解并讨论这一情感，人们需要借助语言中的隐喻机制，将悲伤这一抽象概念映射到具体的感知域，从而使感情得以表达。

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由 Lakoff 和 Johnson 于 1980 年在其奠基性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系统提出。该理论认为，隐喻并非单纯的修辞装饰手段，而是人类认知世界、建构概念系统的基本方式。情感概念隐喻作为概念隐喻的重要子类，揭示了人类如何通过身体感知经验来理解抽象情感。大量研究表明，不同语言文化中的情感隐喻既存在跨语言的普遍性规律，也体现出各自独特的文化印记。

英语和汉语分别承载着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与认知思维模式。对比研究英汉“悲伤”情感概念隐喻，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两种语言及其背后文化的理解，也可以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揭示情感概念化的普遍机制与文化特异性规律。本文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分析英汉“悲伤”情感概念隐喻的共性与个性，并从文化和经济两个维度探讨差异成因，以期为跨文化情感研究贡献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2. 文献综述

概念隐喻理论自 Lakoff 和 Johnson 提出以来，在语言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等领域引发了广泛关注与深入研究[1]。在情感隐喻领域，Kövecses 的贡献尤为突出，他系统分析了英语中愤怒、恐惧、爱情、

悲伤等多种情感的概念隐喻体系,提出情感隐喻具有跨语言的“体验性普遍”(experiential universality)基础,同时也受到特定文化的塑造与影响[2]-[4]。Kövecses在《隐喻与情感:语言、文化与身体》(Metaphor and Emotion: Language, Culture, and Body in Human Feeling)一书中,专门探讨了悲伤(sadness)概念隐喻,归纳出“悲伤是液体容器”、“悲伤是重负”、“悲伤是黑暗”、“悲伤是下行运动”等核心隐喻结构[3]。

国内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积极介入对于隐喻的研究。赵艳芳较早将概念隐喻理论引入汉语语言学研究,探讨了隐喻的认知基础,为汉语情感隐喻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5]。束定芳对国外和国内的隐喻学科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现代隐喻学的研究目标,方法和任务[6]。林书武对英汉情感隐喻进行了初步对比,指出两种语言共享若干基本情感隐喻,同时在具体表达上存在文化差异[7]。

在悲伤情感隐喻研究方面,近年研究呈现方法与类型的扩展。但菲、刘慧贤以幼儿绘本为语料,从动力图式视角揭示悲伤可通过多模态资源被概念化为“向下”“负担”“对手”等隐喻结构[8];Orazgozel基于词典、BNC与网络语料系统梳理英语中悲伤、愤怒等情感的概念隐喻,强调身体经验与文化经验共同参与隐喻生成[9];Türker采用语料库方法考察对比了英语和韩语的悲伤隐喻,提示跨语言比较应结合真实语料来刻画隐喻分布与文化特征[10];吕军梅、鲁忠义通过语篇阅读实验验证“快乐在上、悲伤在下”的垂直空间隐喻具有心理现实性,并呈现双向映射特征[11]。Shi与Khoo(2023)采用MIPVU方法,通过网络爬虫构建中文在线抑郁社区语料库,系统考察了汉语使用者如何以概念隐喻建构其抑郁体验[12]。Wen、Zhong与Chen(2023)以蔡志忠漫画版宋词为语料,从社会认知视角考察汉语悲伤情感在视觉多模态中的概念隐喻呈现,揭示了汉语悲伤隐喻与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哲学传统之间的深层关联[13]。

目前,国内外专门针对英语和汉语“悲伤”概念隐喻进行系统性对比分析的研究仍显不足,尤其缺乏对差异成因的多维度深入探讨。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力求在理论阐释与实例分析两个层面有所推进。

3. 研究方法

3.1. 理论框架

3.1.1. 概念隐喻理论

概念隐喻理论(CMT)的核心命题是:隐喻在本质上是概念性的,而非语言性的。隐喻的本质在于以一种事物理解另一种事物,即通过已知的、具体的“源域”(source domain)来理解未知的、抽象的“目标域”(target domain)。这种跨域映射(cross-domain mapping)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表达,更深入到人类的思维与认知层面。

Lakoff和Johnson将概念隐喻分为三大类:结构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s)、方位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s)和本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s)[1]。结构隐喻以一种概念的结构来建构另一种概念;方位隐喻将概念系统组织成具有空间方位意义的结构;本体隐喻将抽象的经验视为具体的实体或物质。在情感概念化过程中,三种类型的隐喻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常常相互交叉、协同运作。

体验哲学(experiential philosophy)是概念隐喻理论的哲学基础。Lakoff和Johnson认为,人类的概念体系根植于身体经验之中,具有具身性(embodiment)特征。情感隐喻之所以呈现出跨语言的普遍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人类的身体构造和基本生理感知具有共通性[14]。

3.1.2. 情感概念隐喻

情感概念隐喻(emotional conceptual metaphor)是概念隐喻理论在情感语言研究领域的具体运用。情感作为人类内在心理状态,具有典型的抽象性,难以直接观察和描述,因而在语言表达中高度依赖隐喻机

制。情感概念隐喻的核心在于将不同的具体感知域——如物理空间、自然现象、物质实体等——映射到抽象的情感目标域，实现对情感的概念化与语言化。

Kövecses 指出，情感概念隐喻具有层次性结构：在最高层次存在一个“情感是力量”(EMOTION IS FORCE)的通用隐喻，涵盖所有情感的基本认知框架；在中间层次，“悲伤”、“愤怒”等具体情感各有其相对稳定的隐喻体系；在最低层次，则是语言特定的、文化特定的具体隐喻表达。这种层次性结构有助于解释情感隐喻的跨语言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并存的现象[3]。

在研究情感概念隐喻时，研究者通常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映射结构，即源域的哪些属性被映射到目标域；其二，蕴涵关系，即隐喻映射所引发的进一步推理；其三，文化模型，即特定文化背景如何制约隐喻的选择与理解。本文的分析将综合考虑上述三个维度，以期全面揭示英汉“悲伤”概念隐喻的认知与文化内涵。

3.2.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 (1) 英汉语言中“悲伤”情感概念隐喻的共性有哪些？
- (2) 英语和汉语中“悲伤”情感概念隐喻分别有哪些个性？
- (3) 英汉语言中“悲伤”情感概念隐喻差异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3.3. 语料选取

本研究的语料来源兼顾英汉两种语言，力求全面性与代表性。英语语料主要选自英美文学经典文本(如莎士比亚、夏洛特·勃朗特、济慈等作家的诗歌与小说作品)、英语流行歌词(披头士、保罗·西蒙等的代表性歌曲)、英语新闻语料(《普罗维登斯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在线文本)以及英国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中悲伤相关词语的典型用例。汉语语料则主要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李煜、李商隐等人的词作)、现当代文学文本(莫言、冰心、金庸等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以及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书面语料。

在语料筛选过程中，本文参照 Praggeljaz Group 提出的隐喻识别程序(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MIP)作为操作依据，对候选语料中的隐喻性表达加以识别与确认[15]。具体而言，首先确定语篇中各语言单位的基本义(contextual meaning)，再判断该意义是否可通过与某具体域的跨域映射加以理解，若是则将该表达标记为隐喻性用法，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筛选出的隐喻性语料按照源域类型进行归类整理。本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重在揭示英汉悲伤隐喻的概念结构与文化内涵。

基于上述步骤，本文最终识别并筛选出英汉悲伤隐喻例证共计约 100 条(英语约 50 条，汉语约 50 条)，其中进入正文详细分析共 28 条(英汉各 14 条)，其余例证作为印证性参考。

4. 英语和汉语中对于“悲伤”情感的隐喻性描述的比较

4.1. 英语和汉语“悲伤”情感概念隐喻的共性分析

英汉两种语言在悲伤情感的概念隐喻表达上存在若干显著共性。这些共性根植于人类共同的身体感知经验，体现了情感概念隐喻的跨语言普遍性。本文主要归纳出四类主要共性隐喻，即悲伤是向下(SADNESS IS DOWN)、悲伤是重物(SADNESS IS A BURDEN)、悲伤是黑暗(SADNESS IS DARKNESS)以及悲伤是心脏疼痛(SADNESS IS PAIN OF THE HEART)。

4.1.1. 悲伤是向下(SADNESS IS DOWN)

方位隐喻是英汉语言情感表达共同的重要手段之一，以“向下”的空间方位隐喻悲伤在两种语言中

均有大量体现。此类隐喻的体验基础在于人类的具身感知，即悲伤时身体姿态往往呈现为低垂头颅、弓腰塌背等物理上的下行状态，由此形成“悲伤即向下”的认知映射。

例 1. Help me if you can, I'm feeling down.

——The Beatles, Help!

例 2. I'm 40 years old and feel really down in the dumps.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

例 3. 阿吉的心立刻沉了下去。

——古龙《三少爷的剑》

例 4. 却见这六人垂头丧气，脸有愧色，身上也没带兵刃，浑不像是前来生事的模样。

——金庸《倚天屠龙记》

上述例证中，例 1 的“feel down”和例 2 的“down in the dumps”与例 3 的“心沉下去”和例 4 “垂头丧气”均以空间下行方向映射悲伤的低落状态，印证了 Lakoff 和 Johnson 提出的“悲伤/抑郁即向下”(SAD/DEPRESSED IS DOWN)这一普遍方位隐喻具有坚实的具身认知基础[1]。

4.1.2. 悲伤是重物(SADNESS IS A BURDEN)

将悲伤概念化为沉重的物理负荷，是英汉两种语言共享的另一重要本体隐喻。悲伤状态下人体常感肌肉紧张、行动迟缓、胸部压迫，这些体验与重量压身的感觉在身体层面具有同构性，因此这种切实的生理重量感直接催生了“悲伤是重物”这一隐喻认知[3]。

例 5. Our latest newsletter comes with a heavy heart.

——Jacob Rousseau, The Providence Journal

例 6. My heart is laden for golden friends I had, / For many a rose-lipt maiden and many a lightfoot lad.

——A. E. Housman, With Rue My Heart is Laden

例 7. 朱七七脸色又变了，眼瞧着依偎而行的白飞飞与沈浪，她心头又仿佛有块千斤巨石压下，压得她不能动。

——古龙《武林外史》

例 8. 我跑过去，沉痛地说：“麻叔，咱们的牛死了……”

——莫言《牛》

例 5 和例 6 的“heavy heart”、“laden”与例 7 的“千斤巨石压下”和例 8 的“沉痛”均以物理重量的压迫感映射悲伤带来的心理负担，两种语言的认知映射结构高度一致，充分体现了具身体验在情感概念化中的核心地位。

4.1.3. 悲伤是黑暗(SADNESS IS DARKNESS)

以黑暗隐喻悲伤绝望、以光明隐喻快乐希望，是人类情感概念化的普遍规律。其体验基础为直接知觉，即黑暗导致的可见度降低会引发不可知、防御、孤立等一系列不安体验[16]。而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这一隐喻的体验基础在于光线与情绪之间的生理关联：光照充足时心情趋于愉悦；光线昏暗时则容易诱发低落情绪[17]。

例 9. Mr. Rochester, as he sat in his damask-covered chair, looked different to what I had seen him look before; not quite so stern-much less gloomy.

——Charlotte Brontë, Jane Eyre

例 10.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Paul Simon, *The Sound of Silence*

例 11. 同游自昔多豪彦，独对狂歌倍黯然。

——明·冯惟讷《至都始见峻伯留宿麻舍识喜》

例 12. 令坊间愁云惨淡，乃至怨声鼎沸，北方人对初雪之情可见一斑。

——人民日报《等雪来(半日闲谭)》

例 9、例 10 的“gloomy”、“darkness”与例 11、例 12 的“黯然”、“愁云惨淡”均以光线匮乏的状态映射悲伤，两种语言的黑暗意象隐喻高度对应，显示出这一隐喻跨文化的普遍认知基础。

4.1.4. 悲伤是心脏疼痛(SADNESS IS PAIN OF THE HEART)

将悲伤概念化为心脏或胸口的物理疼痛，是英汉语言又一共性本体隐喻。这一隐喻有其生理学依据，即强烈的悲伤情绪可能会导致与情绪应激相关的高肾上腺素状态，而这种急性情绪应激可能会导致心碎综合征(Takotsubo syndrome) [18]。因此，“心痛”并非仅仅是一种修辞表达，也是对主观躯体感受的结构化表达。

例 13. But break, my heart, for I must hold my tongue.

——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例 14. My heart aches, and a drowsy numbness pains my sense.

——John Keats, *Ode to a Nightingale*

例 15. 娘的哭声虽也起起伏伏有节奏，但哭得伤心动情，眼泪鼻涕流下来，使所有的人听了心碎。

——贾平凹《高老庄》

例 16. 她把自己抱怨了一顿，我看了信，真是心如刀割。

——冰心《我的邻居》

例 13 和例 14 的“heartache”、“break one’s heart”与例 15 和例 16 的“伤心动情”、“心碎”“心如刀割”均以心脏受到物理损伤来表达极度悲痛，体现了这一具身隐喻的跨语言共性。值得注意的是，汉语中“心”的情感功能更为广泛，这与汉语文化中“心主神明”的传统观念密切相关。

4.2. 英语“悲伤”情感概念隐喻的个性分析

除上述英汉共性隐喻之外，英语在悲伤情感的隐喻表达上还发展出若干具有文化个性的隐喻类型，这些个性化隐喻折射出英语文化特有的文化传统。

4.2.1. 悲伤是蓝色(SADNESS IS BLUE)

在英语文化中，蓝色与悲伤之间存在深厚而稳固的隐喻关联，并展现出高度词汇化，“feel blue”、“the blues”、“blue mood”等词组可直接指向低落情绪，并能进入日常口语与心理测量语句。

例 17. Bye-bye, baby blue. I wish you could see the wicked truth.

——Glass Animals, *The Other Side of Paradise*

例 18. Blue Monday is a day in January (typically the third Monday of the month) which is said by UK travel agency Sky Travel to be the most depressing day of the year.

——Wikipedia

在例 17 的歌曲中便利用蓝色强化忧郁氛围；而例 18 中“Blue Monday”一词则直接被用于指代特定的情绪低落时期。“悲伤是蓝色”这一隐喻的产生可能与多个历史文化因素共同有关，包括英语中的“blue

devils”表达、航海文化中的忧郁传统、18世纪英语俗语、酒后低落状态，以及蓝色本身所具有的冷色调视觉感受等。因此，可以说蓝色与忧郁之间的关系是长期文化积累中逐渐形成的复合隐喻。

4.2.2. 悲伤是鬼神(SADNESS IS A SUPERNATURAL BEING)

英语中存在一类将悲伤人格化，使其作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的特殊隐喻，这种超自然特征通常带有一种幽灵般难以摆脱的侵入性与纠缠性。

例 19. She is still haunted by the grief of her husband's death.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

例 20. The black dog of melancholy follows the footsteps of any pilgrim.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

在例 19 中的“haunt”一词原本指鬼魂出没、幽灵缠绕，在该情绪语境中则意味着悲伤长期侵扰个体意识。这里悲伤不再只是内在情绪，而被人格化为一种反复袭来的力量。此外，在英语文化中，黑狗则长期被视为不祥、阴暗乃至带有超自然色彩的存在，在英国民间故事中反复提及，例如主要流传于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的民间传说幽灵犬“黑夏克”(Black Shuck) [19]。随后，黑狗则逐渐被用于指代长期忧郁状态，丘吉尔曾以此描述自己的精神低落状态，使这一表达广为流传并进一步固定化[20]。相比汉语，英语更倾向于将情绪外部化、人格化，使悲伤具有“追逐”“侵袭”“纠缠”人的特征。

4.2.3. 悲伤是折磨者(SADNESS IS A TORMENTOR)

此外，有一类将悲伤概念化为主动施以折磨的施害者的隐喻，这类隐喻将悲伤体验的被动性与痛苦性以人格化的折磨者形象加以外化，这一隐喻体现出英语文化中较强的人格化倾向。

例 21. Time after time, when He seemed most gracious, He was really preparing the next torture.

——C. S. Lewis, A Grief Observed

例 22. Some of your hurts you have cured, and the sharpest you've even survived. But what torments of grief you've endured from evils which never arrived.

——Ralph Waldo Emerson

例 21 中将悲伤体验描述为一种持续的折磨，而例 22 中爱默生则以“torments of grief”强调悲伤对人的主动凌虐。这一隐喻的文化根源主要在于古希腊罗马悲剧传统和骑士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强调命运、苦难与外部力量对人的压制，形成了将悲伤理解为外来痛苦的认知倾向，因此英语中常出现“悲伤是折磨者”这类人格化隐喻，即悲伤被视为主动施加痛苦的力量。中世纪骑士文化进一步强化了苦难与意志磨砺之间的联系，使悲伤的人格化表达获得稳定的文化基础。悲伤被视为一种外加于个体的考验与惩罚，而非单纯的内心状态，体现了英语文化中对苦难独特的文化诠释框架。

4.3. 汉语“悲伤”情感概念隐喻的个性分析

汉语在悲伤情感的隐喻表达上同样具有丰富的个性化隐喻，这些隐喻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征，深受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和中医身体观念的影响，体现出汉语情感表达含蓄、意象化与身体化并存的特点。

4.3.1. 悲伤是秋天景象(SADNESS IS AUTUMN SCENERY)

以秋天萧瑟景象隐喻悲伤，是汉语情感隐喻中最具文化特色的表达之一，且拥有深厚的诗学传统。中国古典文学长期形成“悲秋”传统，秋天常与衰败、离别、人生迟暮等情绪联系在一起，因此“秋”不仅是自然季节，更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情绪化文化意象。

例 23.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南宋·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例 24. 惆怅的枫叶，拍过我的肩。

——沈以诚《我还记得那天》

在例 23 中，辛弃疾以“天凉好个秋”含蓄地表达难以道破的深重愁情，以秋景代替了对悲伤情感的直接命名，是汉语悲伤隐喻含蓄特征的典型体现。例 24 的现代歌词中，“枫叶”同样继承了传统秋景意象。枫叶本身无法产生感情，但创作者将人的情绪投射到自然景物之上，使自然景观具备情感色彩，从而形成“悲伤是秋天景象”的隐喻映射。儒家文化中强调情感表达的节制与含蓄，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因此汉语倾向于借助自然景象间接表达悲伤。而“悲伤是秋天景象”这一隐喻的形成与中国农耕文明的生产节律密切相关，即秋天庄稼成熟果后草木凋零的自然景观容易触发人们悲凉的情感[21]。

4.3.2. 悲伤是丝线(SADNESS IS SILK THREAD)

汉语中还存在一类极具文化特色的隐喻，即将悲伤概念化为“丝线”或“丝状物”。丝线具有绵长、缠绕、难以切断的特点，因此非常适合映射悲伤情绪的持续性与纠缠性。

例 25.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五代·李煜《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

例 26.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唐·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

在例 25 中，李煜将离愁隐喻为纠缠缭乱的丝线，“剪不断”说明悲伤无法终止，“理还乱”则表现出情绪的复杂与失控。例 26 中的“丝”与“思”形成双关，李商隐以春蚕吐丝，蚕丝绵延不断喻示情感的绵绵不绝。“愁绪”一词本身即以“绪”(丝头、线头之义)喻指愁情的绵延不绝。这一隐喻与中国古代纺织文明密切相关。中国长期是丝绸等布料的生产大国，丝线既是重要生产资料，也是日常生活中高度熟悉的物质经验。丝线细密、柔软、绵长、缠绕的特性，与悲伤情绪反复萦绕、难以摆脱的心理体验形成了自然对应，因此逐渐演化为稳定的情感隐喻。

4.3.3. 悲伤是内脏受损(SADNESS IS DAMAGE TO INTERNAL ORGANS)

汉语情感隐喻中另一个极具特色的类型，是将悲伤概念化为内脏器官受到损伤。这类表达在英语中较少系统出现，而在汉语中却十分常见，如“肝肠寸断”“五内俱焚”“伤心痛肺”等。

例 27. 散会后，胡玉音和黎桂桂回到老胡记客栈里，真是魂不着体，五内俱焚。

——古华《芙蓉镇》

例 28. 读到这里青狐再顾不得读结尾，她已经号啕大哭，她已经趴在了地上，眼泪与地上的尘土混在一起和成了泥，弄脏了她的脸和衣裳，她哀哀地哭着，伤心痛肺，肝肠寸断。

——王蒙《青狐》

例 27 中的，“五内俱焚”字面意义是五脏六腑都在燃烧，通过内脏灼烧的身体痛苦来映射强烈悲伤。例 28 中“肝肠寸断”将悲伤描绘为肝脏与肠道被寸寸割裂，“伤心痛肺”则进一步扩展到肺部器官。这些语言表达均以内脏器官受到剧烈物理损伤表达极度悲痛。这一隐喻的产生与中国传统医学的脏腑理论密切相关。中医认为情志活动与五脏六腑直接对应，《内经》中“悲伤肺”“思伤脾”等情志和脏腑对应观念使中国人自古便以脏腑状态描述情感体验，这是汉语文化区别于英语文化的独特认知框架[22]。

5. 结论

本研究在概念隐喻理论框架下，系统考察了英汉两种语言中“悲伤”情感概念隐喻的共性与个性，并从文化传统与经济模式两个维度对差异成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英汉“悲伤”情感概念隐喻存在显著的跨语言共性，其基础在于人类共通的具身体验。两种语言均广泛使用“悲伤是向下”、“悲伤是重物”、“悲伤是黑暗”以及“悲伤是心脏疼痛”四类核心隐喻。这些共性隐喻的形成，根植于人类生理构造与基本感知经验的同一性：悲伤时身体呈现低垂、沉重、光感减弱以及心脏疼痛等躯体化反应，这些共通的生理体验跨越文化边界，催生了结构相似的隐喻认知映射。

第二，英汉两种语言在“悲伤”情感概念隐喻上亦呈现出鲜明的文化个性，折射出各自独特的认知图式与文化模型。英语特有的“悲伤是蓝色”、“悲伤是鬼神”、“悲伤是折磨者”等隐喻，体现了英语文化中将情感外部化与人格化的认知倾向，以及对苦难赋予道德与精神意涵的深层叙事框架。汉语特有的“悲伤是秋天景象”、“悲伤是丝线”、“悲伤是内脏受损”等隐喻，则体现了汉语情感表达借景抒情、含蓄内敛的风格偏好，以及以自然物象与身体内部感知建构情感的独特认知路径。

第三，英汉“悲伤”隐喻个性差异的成因是多维的，文化传统与经济模式是两大核心解释变量。在文化传统层面，英语悲伤隐喻深受古希腊罗马悲剧传统、中世纪骑士文化与英国民间传说的影响，汉语悲伤隐喻则深刻体现了儒家文化与中医理论的双重塑造。在经济模式层面，英语民族的海洋经济传统为蓝色与忧郁之间的隐喻关联提供了物质经验基础；而中国的农耕经济传统和纺织业的高度发展，则分别为秋景悲感与丝线缠绕的隐喻系统提供了自然节律感知与日常生产经验的双重支撑。

综上所述，英汉“悲伤”情感概念隐喻的跨语言共性源于普遍的具身认知，而其文化个性则是特定历史文化积淀与物质生产经验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一结论对于认知语言学的情感隐喻研究、英汉对比语言学以及跨文化交际研究均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引入大规模语料库方法，对英汉悲伤隐喻的分布频率与使用规律进行定量验证，以弥补本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的局限。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and Johnson, M. (2008)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Kövecses, Z. (1990) *Emotion Concepts*. Springer.
- [3] Kövecses, Z. (2000) *Metaphor and Emotion: Language, Culture, and Body in Human Feel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 Kövecses, Z. (2003) Metaphor and Culture. *Metaphor and Symbol*, **18**, 223-240.
- [5] 赵艳芳. 隐喻的认知基础[J].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1994(2): 30-34.
- [6] 束定芳. 试论现代隐喻学的研究目标、方法和任务[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6(2): 9-16.
- [7] 林书武. “愤怒”的概念隐喻——英语、汉语语料[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8(2): 8-12+56.
- [8] 但菲, 刘慧贤. 幼儿绘本中悲伤情绪的多模态隐喻表征——基于动力图式视角[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5(6): 85-91.
- [9] Orazgozel, E. (2011) *Metaphorical Conceptualisation of Anger, Fear and Sadness in English*. Ph.D. Thesis,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 [10] Türker, E. (2013) A Corpus-Based Approach to Emotion Metaphors in Korean: A Case Study of Anger, Happiness, and Sadness.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11**, 73-144. <https://doi.org/10.1075/rcl.11.1.03tur>
- [11] 吕军梅, 鲁忠义. 为什么快乐在“上”, 悲伤在“下”——语篇阅读中情绪的垂直空间隐喻[J]. 心理科学, 2013, 36(2): 328-334.
- [12] Shi, J. and Khoo, Z. (2023) Words for the Hearts: A Corpus Study of Metaphors in Online Depression Communiti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4**, Article ID: 1227123.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3.1227123>
- [13] Wen, S., Zhong, Z. and Chen, S. (2023) Visual Metaphor of Sadness in Poetry Comics: A Socio-Cognitive Perspective.

-
-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4**, Article ID: 1264068.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3.1264068>
- [14]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Basic Books.
- [15] Group, P. (2007) MIP: A Method for Identifying Metaphorically Used Words in Discourse. *Metaphor and Symbol*, **22**, 1-39. <https://doi.org/10.1080/10926480709336752>
- [16] El Refaie, E. (2014) Looking on the Dark and Bright Side: Creative Metaphors of Depression in Two Graphic Memoirs. *a/b: Auto/Biography Studies*, **29**, 149-174. <https://doi.org/10.1080/08989575.2014.921989>
- [17] Wilson, N. (2002) Depression and Its Relation to Light Deprivation. *The Psychoanalytic Review*, **89**, 557-567. <https://doi.org/10.1521/prev.89.4.557.17722>
- [18] Golabchi, A. and Sarrafzadegan, N. (2011) Takotsubo Cardiomyopathy or Broken Heart Syndrome: 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edical Sciences: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Isfahan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 **16**, 340.
- [19] Brown, T. (1958) The Black Dog. *Folklore*, **69**, 175-192. <https://doi.org/10.1080/0015587x.1958.9717142>
- [20] Foley, P. (2005) *Black Dog as a Metaphor for Depression: A Brief History*. Black Dog Institute, 1.
- [21] 陈壁耀. “秋”与“愁” [J]. 小作家选刊(小学生版), 2005(1): 57.
- [22] 冯兴中, 王永炎. 论“百病生于气也” [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4, 37(1): 5-8+14.